

15 毛泽东很有耐心地等待林彪表态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庐山会议一结束，身处险境的林彪就想到了林立果这颗“棋子”，而林立果几乎不需要问为什么，就迅速进入角色。在毛泽东着手发动批陈整风运动之际，林立果决定把空军司令部的“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开始加紧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

二月下旬，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林彪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

林彪望着这个酷似他容貌的儿子，一字一顿地告诫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一束一待一毙！”

此时林立果2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岂能眼见父亲落到如此境地而坐视不管！他根据林彪的意图，3月23日在上海召开“联合舰队”骨干委员会，研究制定出了

《“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能否帮助自己度过历史少有的政治难关，恐怕花了一辈子时间都在计算胜败的林彪，此时都没有胜算的把握！

怎么办？林彪还需要一段时间“隐其形”。他决定在羽翼丰满之前，继续表面上维持“主席画圈我画圈”的“紧跟”姿态。但是他已经留出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公开认错！他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圈套。林彪干脆采用了缄默其口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离开北京，避开风头。

同林彪心思相反的是周恩来。周认为，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糟。但由于林彪是党内的二把手，性子又很倔。周恩来不便直言明示，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毛泽东似乎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林彪表态，这一等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里，毛泽东对陈伯达和

林彪及其同伙们是区别对待的。尽管林彪始终不公开作自我批评，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毛泽东却不能因为林彪“不表态、不参加和不讲话”而把他拉下“副统帅”的交椅。

毛泽东的耐心与威望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考验！失望一天天地加码。失望与希望交替中，毛泽东还在用各种方法促使林彪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从下面一组日程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期待“浪子回头”的良苦用心。

——3月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23日下午，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财富的流动具备一定的速度

当然，我们目之所及的财富的流动，通常是采用空间的形式：筹码从这个人的面前转堆到另一个人的面前，鸡蛋从家里拿到市场，再从市场换成布匹拿回家，单位领了工资，转眼再存到银行去等等。另有一些财富的流动则主要采用时间的形式，比如：遗产的继承，股权的转让，考古的发现，王朝的更替等等。这种情况下，财富的空间位置通常并没有实质的改变，但财富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却从前人转移到了后人。当然，严格地讲，绝对的单纯的空间意义或时间意义上的财富的流动是并不存在的，任何一种财富的流动正如水的流动一样，必须也必然只能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上同步进行的，只不过有时给我们的空间感更突出——就像雨雪或瀑布；或者时间感更明显——一如江河或溪流罢了。

财富的流动也具备了一定的速度。

这种速度在一个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机制比较健全的社会里，通常是比较均衡和从容不迫的，恰似溪流潺潺，江水滔滔。这时候，人们财富的获得，主要通过勤劳的耕作，辛苦的打工，精明的买卖等。但当社会发生大的动荡时，不仅财富的流向变得变幻莫测，流速也大大

加快，或如急湍，或如洪水，或如海啸。历史上远的有韩、赵、魏“三家分晋”，秦始皇一统六合，延揽天下的财富据为己有；近的有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血洗京华，作为战败国的中国辄割地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赔银几千万两、几万万两……其财富的转移速度真可以说得上是目惊心。至于“苏东波”剧变，苏联和东欧许多国家的财富通过有序或无序的途径向个人手中集中，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以至于有些人一夜暴富，倒是小巫见大巫了。

故财富的流向是否有序，流速是否均匀，这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成熟度。

依据我粗浅的观察，赌场内财富的流动，倒是兼具了有序和无序两种特征。说其有序，是说每张牌桌以及每副牌的抽头，老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一天要宰多少“猪”，杀多少“羊”，放多少“血”，基本上也都有一个定数，决不会“拔苗助长”或者“杀鸡取卵”。说其无序，是说每副牌、每日、每月、每年的赢家，恐怕即便是上帝，也无法

“成竹在胸”。

我曾在赌桌上一边发牌，一边认真思索过赌桌上筹码的流向——就像思索空中一群飞散的鸟雀，墓地一队飘逝的亡灵一样。自然，有一部分会流进赢家的腰包。但这毕竟是少数，更何况昔日和今日的赢家只要他明天或后天还继续光顾，那就很难说还会一路笑到底了。所以，这些钱除一部分作为小费“叮叮当当”地落入诸如我之流的发牌员的钵盂外，更大的一部分还是作为“抽头”（说得好听些是服务费）注入了赌场老板的“财富之窖”。

有一天，我下了牌桌，走过“亚洲牌戏”部的入口，猛然看到那里新立了一尊与真人等高的金光灿灿的财神像。那财神肥肥、胖胖的，一脸灿烂的笑容，弓着腰，手拉肩扛着一只大大的口袋，上书“黄金袋”几个大字。于是，许多走过财神像跟前的人总忍不住要伸手去摸一摸那财神胖胖的脸蛋，肥肥的肚皮，以及肩上饱满的“黄金袋”。我就站住，忍不住想笑。因为我忽然瞅见虚空中有一张赌场老板窃喜的脸藏在那儿——他的本意是

要这“财神佬儿”来帮他 从赌桌上搜刮“民脂民膏”的，可被发财的念头弄昏了头的客人们，竟以为是遇上了“善财童子”前来派发“红包”！然而，我又很茫然，就算这一袋袋的“黄金”每日车载人扛地充实到赌场老板的“财富之窖”中去，但那便是个终极的去处吗？

否。他肯定不会学传统的中国农民，将赚来的银钱装在坛子里挖个坑埋在地下，永生永世地保管起来的。因为这涉及到金钱或者说财富的第二个性质——

水烧到一百度便会沸腾，便会蒸发。

但水的蒸发其实从零度以上便开始了，只不过初期蒸发得比较缓慢，而随着温度的升高，蒸发的速度也会一点点加快。待到接近一百度时，水的蒸发则达到了极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即便是在冬日，只要有些许阳光，也可以看到结了冰的河面上，会有一团团，一阵阵，一缕缕的雾气升腾；而夏日的清晨，我们放眼望去，也常常会看到山林、田野、江河湖泊，笼罩在轻纱般的薄雾之中。



《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

你已经是妈妈了，快点长大吧



《孩奴：新妈上岗记》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林琳

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还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孩奴》中，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吕森赶回来的时候已是中午，汪露露一直没吃东西。表面上看她是在陪着霖霖玩玩具，其实心早已经陪着汪明才跑到医院去了。

“爸怎么样了？我一直没敢打电话，担心你们忙不过来。”汪露露有些紧张，她担心听到不好的消息。

“还好。到医院检查了一下，除了血压过低以外，一切正常。”吕森没脱衣服开始做饭，“饿了，我现在就给你做饭。想吃什么？”

汪露露盯着吕森呆了一阵子，立刻扑到他怀里大声哭了起来，“我错了，都是我的错。”

吕森轻轻地抱着汪露露淡淡地说：“别吓到孩子。没事了，放心吧。妈陪着爸呢。爸是累的，这几天一直没休息好。错的何止是你一人，我也有错。如果这次没听你的，我要是回老家过年……”吕森不敢想下去了。

“你快回去照顾爸吧，他也没吃饭。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汪露露仍然哭。

“给你做完饭我就回医院去。你得吃饭，不能上火，否则奶水会被憋回去的。一切为了孩子，知道吗？爸那里有我，你放心。”吕森抱了抱汪露露，又亲了一下汪露露的额头，“别再把自己当成孩子了，你已经是妈妈了，快点长大吧，现在你既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孩子，明白吗？”

“嗯。”汪露露擦干眼泪走回房间，抱起在小床上啃手的霖霖暗下决心，“从今天起，我要做个好妈妈，更要做个好女儿。”

汪明才只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两天便迫不及待和医生商量要回家。

就在吕森回家给汪露露做饭的空当里，他先是通过死缠烂打再加威逼利诱的方式把老婆葛承艳这关攻了下来，然后就是挂着点滴瓶子坐在病房的门口当门卫。从未有过如此耐心的汪明才居然在那里坐了近一个小时，直到不负责任的值班医生从家里赶回来为止。任凭医生护士怎样劝说

都没用，还是那句话：“我要回家，我已经好了。你们放不放心吧。”

还别说，医生真就同意让他出院了。不过前提是必须签字。汪明才可不管那套，他觉得自己没事，于是把字签了。等吕森赶到医院的时候，汪明才和葛承艳早把东西整理好坐在病房里等他了。

本想向汪露露汇报一下情况，可汪明才和葛承艳愣是没给吕森这个机会，他们提着东西就往外走。吕森只好追着赶了出去。等汪露露得到消息的时候，汪明才和葛承艳已经在家睡得一塌糊涂了。这几天真是把这老两口累坏了。

要说汪明才是不是真的病了，这还真不好说，可不管是谁，只要晕上那么一下，但凡是看到的人都得吓个半死，更何况他还是个心脏病病人呢。

最可怜的是吕森，忙了两天不说，回家以后又被汪露露给教训了一通。“你怎么那么不负责任，我爸身体都什么样了？你怎

么可以听之任之让他出院呢？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爸所以你才这样的？”吕森觉得委屈，汪露露应该了解自己父母的脾气的，那是他能劝得住的吗？可看目前家里乱作一团的份儿上，他也就忍了。汪露露闹情绪是应该的，换谁都都得急。

夜里，霖霖早早地睡了。汪露露悄悄钻进吕森的被窝，拱进他的怀里弱弱地哭了起来。吕森静静地抱着汪露露一言不发。他想，这几天她可能吓坏了，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也累坏了。如果节后能把宋木兰和吕志坚接来就好了，或许可以替汪露露分担一下。

其实这几天汪露露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春节结束以后，如果汪明才的身体没有恢复，那么照顾霖霖的重任必然要落在自己身上。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权衡利弊只能放弃一样。身为母亲，汪露露选择的肯定是后者。“先把这几天熬过去，过完年我就请年假。”她早早做好了打算。至于婆婆和公公，还是不要过来得好。亲生父母都会产生摩擦，更何况他们呢。

就这样，汪露露带着泪水晕晕沉沉地睡了。